

容齋一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  
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  
後官閑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  
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  
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  
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  
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  
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淞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梓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淞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風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

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



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  
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  
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  
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重刻容齋隨筆五集序

宋南渡後名臣屈指洪氏忠宣著永天之節與  
蘇屬國爭光其子文惠文安文敏先後立朝名  
滿天下文敏尤以博洽受知孝宗史稱其考閱  
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所纂述有夷  
堅志萬首唐詩容齋五筆等書學士家贈灸之  
然唐絕時雜宋人之作前輩病其龐雜夷堅一  
書吾鄉胡元瑞嘗言容齋晚歲急於成書其門  
下客多取太平廣記中舊事改易姓名以欺之



亦不復辨由此觀之則二書踈蓋益亦多矣惟  
五筆係生平睹記摺綴奚囊久而成集往往傳  
信後代博雅之士亟稱是書有以哉昔趙和仲  
嘗言知古莫如洪景盧知今莫如陳君舉讀五  
筆所記寧獨知古已耶是書向無佳刻得者復  
不能全馬巽甫博學好古彙而梓之兼精心慧  
識長於較讎曾魚豕考核再四人亦有言記  
如落葉掃而愈有巽甫茲刻吾知免夫其有功  
載籍豈淺鮮耶余喜而為之序

古句章謝三賓撰



序

容齋隨筆五集舊序

書必符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讀者要非無益  
之言也夫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  
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百川萬折必歸  
於海否則涉於荒唐繆悠絕類離索以盲瞶人  
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聲於墨札之場者  
噓英吐華爭相著作浩渺連臚策氏藉名不可  
紀極嗜博者亦必殫如拱壁而把玩之不輟焉  
文敏公洪景廬博洽通儒為宋學士出鎮湖東



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書而徧閱之搜  
悉異聞考覈經史摭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  
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歷識卜醫  
鈎纂不遺從而評之參訂品藻論議雌黃或加  
以辯證或繫以讚絲天下事為寫以正理殆將  
畢載積廿餘年率皆成書名曰隨筆謙言順筆  
錄之云爾加以續筆三筆四筆絕於五筆莫非  
隨之之意總若千萬言比所作夷堅志支志盤  
洲集踔有正趣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

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其於世教未嘗無  
所裨補予得而覽之大豁襟抱洞歸正理如躋  
明堂而胸中樓閣四通八達也惜乎傳之未廣  
不得人挾而家置因命紋梓播之方輿以加博  
雅之君子而凡志於格物致知者資之亦可以  
窮天下之理云宏治戊午冬十月既望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翰書



容齋隨筆五集舊序

重刻容齋隨筆紀事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  
經學古人也一語意合或旬日再三召恒坐列  
肆中以待門啓而入有鬻容齋隨筆者取閱一  
二則喜其聞所未聞千錢易之然猶未悉容齋  
之為何等人隨筆之為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  
子柔先生先生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  
考據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之法盡是矣又  
曰吾向從邱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汝亟取



以來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據議論之書莫備於  
兩宋然北則三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  
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日夕浸灌其中行李往  
來未嘗不挾與之俱壬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  
得略識一時知名士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  
成敗及文章得失忽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  
解此書之助為多間以示玉繩周子讀之盡卷  
惘然曰古人學問如是吾儕窮措大縱欲留意  
顧安所得書又安所得暇日乎雖然吾來年將

館丹陽荆氏君遊踪務相近頗載所藏書借我  
已而周子入翰林為修撰寄語子今不患無書  
可讀矣周子謝不敏報書吾則未暇留以待子  
益戲之也自後讀隨筆漸熟又推其意以漸讀  
他書如執權度稱量萬物爽者鮮矣每逢同儕  
必勸令讀是書而傳本甚少慨然欲重梓以公  
同好去年春明府勾章謝公劾子柔先生等集  
工匠稿不應手屢欲散去元調寔董較勘始謀  
翻刻以寓羈縻而所蓄本未免舛訛適邱子成



先生家鬻舊書得向不全本攷其序乃宏治中  
沁水侍御李公翰所刻又從友人沈子誨借得  
殘落數卷會之良合然舛訛較所蓄本尤多參  
伍是正為改定千餘字仍闕其疑明府公遂為  
之序復紀其重刻之故以告我後人嗟乎二十  
年之間彙時相與讀是書者遭逢

聖明當古平章軍國之任元調獨窮老不遇啜  
粥飲水優游江海之濱聊以整頓舊書為樂事  
曾不得信其古而奮其筆何托落之甚也上有  
稷禹下有巢由道並行而不相悖均之為太平  
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崇禎三年三月朔嘉  
定馬元調書於儼居之紙窻竹屋



重刻容齋隨筆紀事

紀事

先文敏公容齋先生隨筆一書與沈存中夢溪筆談王伯厚困學紀聞等後先並重於世其書自經史典故諸子百家之言以及詩詞文翰醫卜星歷之類無不紀載而多所辨證昔人嘗稱其考据精確議論高簡如執權度而稱量萬物不差累黍歐曾之徒所不及也考公自浙東致政歸田里後自謂老懶讀書不多凡意有得隨筆志之初成十六卷又續筆以至三筆四筆五



筆共七十四卷宋嘉定中公從孫寺簿倪鏡木  
於章貢郡齋明宏治中心水御史李公翰又嘗  
序而梓之其嘉惠來學為讀書稽古之益者豈  
為少哉吾家舊有此書乃嘉定婁先生子柔俾  
其門人馬與甫氏刻而行世者又嘗補其殘缺  
訂其舛謬流傳於今亦已七十餘年矣從子天  
爵自膠邑得此版而歸於環其有關失者一一  
補正完好重為披讀如獲重器焉然愧學殖荒  
落不能發明其萬一而公之霑句後人者已歷

五百年所又世為家藏之舊用以公諸天下博  
雅嗜古之儒未必不如瑚璉簋簋三代法物登  
之宗廟可以觀禮與他玩好者殊異也公父子  
兄弟忠孝大節炳在宋史人皆知之又公所著  
有文集唐人萬首絕句夷堅志等書其題跋一  
種今刻於津逮祕書中又與甫刻有夢溪筆談  
與是書如合璧然皆天下之公物也環喜是書  
之歸而有光復舊物之意因志其本末如此云  
康熙三十九年春三月族孫環謹書



容齋一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五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為一秩

裴晉公禊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識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郵暉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讖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第

蔡君謨帖

親王與侍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溫公客位榜

李頌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汗

廿舟卅字

字省文

負劍辟咎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釋沙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盱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罍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極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踈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閨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彗

三公改他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祜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 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溫嶠

日飲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王藻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獻

南鄉掾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棄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變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允為羊

晏子楊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倕

拔亡為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衆

國朝會要



孫臏滅竈

燕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楊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為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為人



為文論事

遠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廿六卷 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容齋一筆目錄

容齋一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  
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  
子鄱陽洪邁景廬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  
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  
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  
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容齋一筆目錄

容齋一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  
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  
子鄱陽洪邁景廬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  
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  
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  
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量彭君擢  
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如此歎  
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  
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  
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  
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為不可曉拓拔  
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  
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劔南節度副  
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  
楊盛顛為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為南道  
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  
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為觀軍容處置  
使憲宗用吐突承瓘為招討使議者譏其以中  
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



光庭蕭嵩時爲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  
連晟字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  
有五一曰半擇迦摠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  
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  
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搥半擇迦  
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擇  
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

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  
趣受身處搥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麤語軟語非  
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  
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譎語誑  
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  
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  
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



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嘆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  
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  
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  
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  
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  
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  
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  
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  
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爲元龜  
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

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黃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  
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  
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  
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  
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  
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  
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彛  
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  
說予得之魏幾道

###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  
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  
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  
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  
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  
高歡攻周王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  
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



不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至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託云

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



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  
之雄師按頌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  
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  
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  
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  
刊散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  
暉和王融詩云阡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

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  
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  
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牧謂謝玄亦同  
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知王  
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符堅  
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  
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



嘗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  
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  
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  
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  
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  
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  
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  
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  
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襄河山蜀有劔門瞿唐之  
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  
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  
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  
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  
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强其間終  
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



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  
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  
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  
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  
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  
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潁截然中  
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為言則  
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  
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  
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為  
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  
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  
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  
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  
過百年乃可其為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  
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

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醬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爲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



謂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得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

###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

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



齊燒沸鼎亨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卧白  
雲歌紫芝彼爲菹醢機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  
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  
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爲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  
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  
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  
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

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  
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楔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楔於  
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  
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  
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  
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  
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



韻以獻見於集中今入賦上巳鮮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襖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

###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



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  
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  
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  
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  
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閑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寮  
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  
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  
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  
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  
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



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  
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  
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  
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  
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  
金帶繞腰光銀章斲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  
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言如  
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  
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

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  
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鵲銜紅綬繞身  
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  
家往往以為識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  
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  
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  
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其道使君非俗  
東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  
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容齋一筆卷第一

容齋一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  
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  
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  
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  
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  
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  
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  
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其道使君非俗  
東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  
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容齋一筆卷第一

容齋一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  
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  
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  
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  
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  
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  
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



論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  
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  
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  
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  
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  
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盤  
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  
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  
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

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  
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  
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  
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  
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  
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牕樂天以爲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  
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為病中作  
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  
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  
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  
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牕呼  
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為讀之殆不可  
為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  
然也

###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  
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  
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  
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  
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



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鳧年五十始爲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天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

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佳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



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  
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  
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絕後世  
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  
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  
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  
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  
後宜哉

###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  
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  
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  
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  
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 漢輕族人

爰盜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



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  
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  
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  
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  
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  
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  
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

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  
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  
時出爲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爲張博道其語  
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  
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  
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旣出上



以叔等爲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直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爲嫌但欲直孟

舒之事文帝不以爲過一言開悟爲之復州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坐首虜差